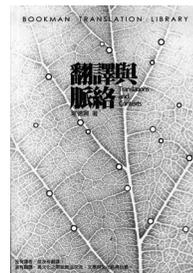


書評

翻譯與脈絡

吳建林

書名：翻譯與脈絡
作者：單德興
出版者：書林出版有限公司
出版年：2009
總頁數：337
ISBN：978-957-445-214-9
售價：新臺幣 300 元



沒有譯者，就沒有翻譯；沒有翻譯，異文化之間就無法交流，文學與文化終將枯萎。

單德興，《翻譯與脈絡》

我們早就生活在語言脈絡中，只是可能未察而已。如果依德希達 (Jacques Derrida) 之見，並無所謂的「外文本」(il n'y a pas de hors-texte; Derrida 1997, p. 158)，那麼，語言文本的肌理，早已烙印在個別文本之上。個別文本中在場 (presence) 的，一開始就是語言脈絡文本不在場 (absence) 的印跡。我們的書寫，我們的言說，雖可能不察，但其實無法自外於語言的文本脈絡。即使是單語文本，自我所讀的，仍是他者脈絡下的產物。而翻譯，更是涉及自我與他者間，自我語言與他者語言間，種種不同語言脈絡甚或權力脈絡因素的交互作用。譯者，無可避免必須面對脈絡，也必會置於 (positioned/positioning) 脈絡之下運作。我們閱讀的文本與翻譯，則是語言的積澱，脈絡的印跡。

這樣的印跡，正是《翻譯與脈絡》(*Translations and contexts*)一書考掘的對象。單德興以其學者、譯者、再現者、反思者四「者」合一的多重身分，為我們揭示歷史與經典文本的不同脈絡。此書除序、跋之外，共收錄八篇他在不同脈絡下發表的論文。我們可見識到作者如何組織其譯論肌理與脈絡，並驗證、踐履其論述與理念。以下為明晰再現其脈絡，故而亂其編排而分別表述。

一、文（譯）本與脈絡化

單德興的主要論述架構，誠如書名所示，即為脈絡，尤其強調「雙重脈絡化」(dual contextualization)(頁1)。所謂「脈絡」(context)，是相對「文本」(text)而言。有別於一般譯論僅止於文本，單德興提出雙重脈絡此一概念，目的即在「強調翻譯並不局限於孤立的文本，更要帶入文化與脈絡」(頁7)。因為如此，在「跨語文、跨文化、跨疆界的情況下」，便「可以採取更彈性、動態的方式來定位翻譯文學」(頁39)。

原本有其原脈絡，譯本也有其異於原本的異脈絡。單德興在〈譯者的角色〉一文，引述解構批評家米樂(J. Hillis Miller)「理論之翻譯」(translating theory)，繼而評道：「來自一個語言、文化脈絡的理論在翻譯到另一個語言、文化脈絡時，有些成分得以保留，其他部分可能轉變，衍生新意」(頁11)。文本的翻譯，其實也無異於「理論」的翻譯。文本跨界，會衍繹出新意，但也會掩抑住原義，這也是翻譯論述自古即有的「可譯／不可譯」二元辯證。就此，單德興提出：「與其苛求『完全的』、『完美的』翻譯，不如體認翻譯中不但有其可譯性與不可譯性，也有其衍義／衍異性，既要在可能範圍內致力於忠實，也要將翻譯予以脈絡化，從文化生產與歷史脈絡的角度加以深入觀察，剖析其中可能蘊含的多重意義」(頁107)。這種深入觀察，不僅僅是探索文本內的作者、符碼意義，更是考掘文本外的脈絡意義。考掘而出的脈絡意義，則是埋於文本表面下之深藏意義。單德興也希望能藉由此種脈絡考掘，讓譯者、文本、脈絡的

交互作用遺跡，得以出土，進而賦與譯者更為積極、正面、主動、非退隱其後的主體形象。

單德興考掘「雙重脈絡化」的方法，簡言之，即為「引用／置於」(citing/siting)。「置於」(siting)一詞，借自妮蘭佳娜(Tejaswini Niranjana)《Siting translation》一書，並挪移此詞，異其「場域」，而譯以脈絡新意(按：「理論」翻譯的另一明證)。易言之，即在研究翻譯時，將其「置於(site)不同的脈絡中；然而為了使這種探討不致流於泛泛之論，必須引用(cite)特定的譯文文本，並加以分析」，亦即在「宏觀的視野下，進行微觀的探索，結合siting/citing」(頁75-76)。而這種操作之所以必要，是因為「翻譯是一時一地的產物，必須落實於特定的時空脈絡來探討，方能顯現其歷史與文化特殊性」(頁333)。但要顯現其脈絡意義，唯有引其字句，方得證之。因此，單德興便以「citing」而「落實於文本」，由「siting」而「鑲嵌於脈絡」(頁333)。並循其四「文」層次，即文字—文本—文學—文化(頁45-57)，輔以諸多當代翻譯理論，而引領讀者進入不同脈絡下的語言與文本世界。

因此，單德興此書有兩個主要脈絡，一為宏觀，一為微觀。而在宏觀的脈絡鳥瞰下，亦蘊含微觀的脈絡凝視。

二、宏觀脈絡

首先論宏觀脈絡。在冷戰時期，美、蘇兩大軍、政強「權」彼此對抗，美方為遂行其「圍堵政策」，並作為冷戰佈局的一環，於是採取「柔性」的文化外交政策，一方面可提倡以其「美麗兼」(我的自創詞)意識型態為主導的價值系統，確立其文化霸權地位，另一方面，則可圍堵共產思想的傳播與蔓延，有利於敵消我長。在這樣的外交氛圍下，美國政府便於中共以外的華文世界發行刊物和書籍，更由其國務院提撥預算，成立了今日世界社與今日世界出版社。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〉一文，便詳細描述美國此種「贊助」(patronage)計畫。舉凡計畫緣起，為何美

國選擇以香港為任務執行基地，如何選擇文本，如何高薪聘請編輯，如何以優渥報酬吸引當時港、臺名家加入譯者行列，如何以印刷精美，合理定價吸引讀者（尤其是吸收力強、可塑性高的學子和知識青年）……凡此種種，因而遂能在當時臺灣播撒下「知識」（依傅柯之意義）、文學、文化的種籽。

另一個宏觀的翻譯脈絡，則是單德興在附錄〈我來·我譯·我追憶〉中所述的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。在單德興、余伯泉、錢永祥、李明輝等人倡導之下，國科會為「健全國內翻譯生態」，並期「促進學術與社會接軌，讓經典於本土生根」（頁312），於是便有了「經典譯注計畫」。國科會為與民間出版社及國立編譯館區隔，便將此計畫定位在「學術翻譯」，並分別界定其對於「經典」、「譯」、「注」、「計畫」（即比照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提出翻譯申請案）等要求。更以優渥的資金挹注（單德興以「奢侈」稱之），種種的推廣活動，期能使其贊助的「經典」翻譯志業，達到「經典」的翻譯地位。

三、微觀脈絡

再者，為譯者的微觀脈絡。此書援「引」三位譯者，並將其分「置」於不同脈絡下考察。〈譯者張愛玲〉一文，揭露出張愛玲較鮮為人知的「譯者」角色，並詳細介紹她的翻譯生涯。她除了參與前述美國贊助的《今日世界》翻譯計畫外，另有諸多中、英雙向譯作（包括中譯及英譯自己的作品），且其翻譯與創作彼此交互影響。〈自譯者余光中〉、〈左右手之外的繆思〉兩文，則討論余光中在中文現代詩創作者、英美文學翻譯者、英詩教授、文學評論者、翻譯評論者等多重身分脈絡之下，如何英譯自己的詩作，以及其翻譯論述有何脈絡特色與意義。〈重估林紓的文學翻譯〉，則說明林紓如何在清末的脈絡中，比附葛利佛（即《格列佛遊記》）之「激而言」，而興「後人抱屈原之悲」，並希望藉由其譯，以諷刺時人（終極目標，或許是要「刺執政」）。因此，在「耳受手追、聲已筆止」（因

林紓不懂外文，需他人口傳原意，而其振筆受之）之際，評論、增添、感言、引申、諷刺等法亦成。他不但在文本中「介入翻譯」（intervention into translation），改寫原作，並在脈絡中「以翻譯介入」（translation as intervention）（頁 100），為原文提供另一個脈絡下的面貌與詮釋。

微觀脈絡除譯者外，亦包括文本。〈理論之旅行／翻譯〉一文，便藉由薩依德（Edward W. Said）的《*Orientalism*》一書的四種中譯本，考察在臺灣、香港、中國等不同脈絡下，同一個文本，同一個薩依德，如何為不同譯者所「表述／再現」（representation），以及這種「表述／再現」的背後，糾葛著怎樣複雜的脈絡與網絡。

〈翻譯·經典·文學〉、〈我來·我譯·我追憶〉二文，是單德興本身對「雙重脈絡化」翻譯理念的具體實踐。單德興參與前述國科會「經典」計畫，《格理弗遊記》（*Gulliver's travels*）便是此計畫下的「經典」成品。單德興翻譯時，自微至宏，舉凡語音（例如主角 Gulliver 之名，因種種考量，即不採用較為通行的「格列佛」或「格利佛」，而譯為「格理弗」）、字詞（如 Physick 非指物理學，而為醫學之意）、標點符號、參考工具書、文本（不同英、中、日版本）、作者生平、文體、社會文化脈絡、文本領受（reception）等，無不引置於雙重脈絡下而診其脈理，也對被譯者、翻譯、譯者，分予其脈絡定位，更有細膩的思考與闡述。誠然，對單德興而言，翻譯——尤其是文學翻譯——非僅僅是跨語際實踐，更是跨脈絡實踐，甚至有時需要跨足實踐。他一步一腳印，親赴香港、愛爾蘭、英國、德國等地，蒐羅不同異／譯文，以期建立中、英異／譯本的領受史與系譜。這樣「動手動腳」的勞作，其痕跡便遺印於譯本。於是，藉由諸多的考掘、譯注、增補，單德興為我們拼貼脈絡碎片，為我們演義／譯出「格理弗」在另一個脈絡下的衍異。¹

四、(去)脈絡化？

前文所言，還是明脈絡，書中另隱藏著潛脈絡。細心的讀者，可能也會讀出在後現代的脈絡下，單德興《翻譯與脈絡》的文本，如何為我們演出語言符碼的自由運作 (free play)。光是翻譯，他便為我們演義／衍異出不同的新義／異。單德興先提及英文「translate」一詞，乃來自拉丁文「*translatus*」——意指「轉移」、「遷移」、「搬動」、「傳遞」——其後，便迤邐翻異出「翻譯」繁複紛歧的異義，諸如：「軼事／譯事」(頁9)、「異事／譯事」(頁27)「譯文／異文化／異脈絡」(頁314)等。另如「譯者，逆者也」，亦演繹出「違逆」、「以意逆志」、「逆料」等義(頁17-18)。而譯者，則為「譯／易者」(「易」文改裝、交「易」、容「易」、平「易」近人)(頁27)，更為「中介者、溝通者、傳達者、介入者、操控者、轉換者、背叛者、顛覆者、揭露者／掩蓋者 (revealer/concealer)、能動者／反問者 (agent/double agent)、重置者／取代者 (re(-)placer)、脈絡化者、甚至雙重脈絡化者」(頁9, 21-27)。這種自由翻易，也讓我們更加體認到翻譯會翻逸出原本脈絡(一如「譯者，逆者也」，會翻逸出原義大利文 *Traduttore, traditore* 之原脈絡)。譯者，何其「易」哉！

單德興為我們展示的，不僅僅是跨語言的翻譯，更是在多重脈絡下的自我翻譯。在不同語言脈絡的交織影響下，我們以中文書寫、言說時，又是怎生的脈絡？單德興的翻譯／論述志業——借用其言——「其實也代表／再現了自己」(頁19)，代表／再現了一個多重脈絡化／話下的單德興。而其翻譯「格理弗」時的脈絡考掘志業，「其實也再現了身為譯者的敬業與敬愛」(頁303)。

話雖如此，脈絡考掘，可能也是個曖昧的志業。如果依循解構論或詮釋論的路子，我們便會開始懷疑文本與脈絡的確定性。但這是否就表示脈絡的考掘毫無意義可言？或許並不盡然。深知語言符碼遊戲規則的米樂，在其〈跨越邊界：理論之翻譯〉結論中，仍不免提醒譯者：「『使

之正確』當被視為不可能時，就不再那麼迫切了，雖然那絕不意味著我們不該力求正確」，且在面對自己被翻譯到不熟悉的語言與脈絡時，仍不免心生「奇怪的剝奪」感（a strange form of dispossession）（前二引文皆單德興之譯，頁 11-12）。或許，這不但是原作者面對自己被翻譯成另一個語言脈絡時會有的焦慮，也是譯者在再現／再創文本脈絡時會有的焦慮。

註譯

1. 對翻譯研究與深度翻譯（thick translation）有興趣的人，可閱讀單德興此譯著（聯經出版），當可體會其脈絡化的用心。

參考書目

Derrida, J. (1997). *Of grammatology* (G. Spivak, Trans.). Maryland: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.